

名著改编 系列谈

创造性改编与忠实原著气质

以《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创作实践为例 王红卫

恢弘浪漫的原著，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基点和灵感，但电影不同于文学，要考虑艺术门类的特性和更广泛的受众，因此，“创造性改编”成为我们的基本定位

回顾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历史，多数成功的改编都遵循着不拘泥、不刻板、让原著“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世界科幻电影史上的不少扛鼎之作，都是导演与科幻小说家携手创作的成果。用电影语言对文学文本中的主题内涵进行视听化表达，不仅能进一步深挖价值内涵，也能带来电影美学的升级更新。

刘慈欣创作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约两万字，以第一人称叙事，如何将它改编成电影？难题摆在以郭帆导演为主的创作团队面前。答案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就是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剧本总篇幅超过10万字，电影总时长近300分钟。

恢弘浪漫的原著，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基点和灵感，但电影不同于文学，要考虑艺术门类的特性和更广泛的受众，因此，“创造性改编”成为我们的基本定位。

所谓创造性，在电影《流浪地球》中具体体现为结构的类型化、事件的集中性、人物的具体化和情感的主题性。我们离开原著，以标准三幕式灾难片重新构思故事，并以增加的少年刘启兄妹擅自离开地下城的探险之旅为起点，结合他们遇到的各类人物，力求展现每一个岗位上的平凡英雄。为了让事件更集中，我们几经斟酌、删繁就简，去掉数个珍贵的场面和戏剧点，加快节奏、提升紧张度，最后让刘培强父子的感情线与人类勇气的主题在点燃木星的视觉高潮中汇聚。这一尝试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吸引了更多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

电影《流浪地球2》是新的挑战。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展原著的科幻设定，为华语科幻电影进行更多的形态探索和观众培养。再三研讨后，我们决定做一部“关于未来的纪录片”，在叙事时间轴上用编年体，在人物故事线上用纪传体。编年体，让“太阳危机”和“炸毁月球”的幻想更加实体化，让观众相信电影时空内人类面对危机时刻的考验与选择；而纪传体，则延续了第一部电影秉承的对人物命运和情感的刻画。与此同时，大胆加入“数字生命”和“人工智能”这条原著中没有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完成最后的情节高潮和情感落点，进一步用和当代科技发展同步的电影情节来实现“创造性改编”。《流浪地球2》上映时恰逢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热潮，这一改编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和深思。

将更沉潜的文化基因与故事相结合同样重要。科幻电影整体设定的基础是世界观，但世界观不是机械的概念，不是眼花缭乱的包装，我们努力将《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世界观植根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如何在科幻电影中塑造中国形象、中国人的形象？我们认为需要将更沉潜的文化基因与人物故事结合。电影中的“移山计划”“逐月计划”是对愚公移山等中国远古传说朴素浪漫精神的映射。刘培强、图恒宇、周喆直、张鹏等电影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勇气和担当，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

“忠实原著”，重要的是忠于原著的表达，难的是忠于原著的内在气质。这不仅需要理解独立成篇的《流浪地球》，更要领会刘慈欣全部著作所贯穿的主题和精神。刘慈欣评价说：“《流浪地球2》的创作者们倒是很像他们自己的电影中的那些角色，以巨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为发动机，把科幻电影这颗星球向未来推进。”两部电影的探索努力得到认可，这是对我们的改编思路的最大肯定。《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积累了一些经验，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剧本指导）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

“为百姓多演戏、演好戏”

毕京津

核心阅读

今年，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迎来演出高峰期。元旦起，平均每月演出35场，最多时每天有3场。

10多年来，偃师区豫剧团先后有10部戏登上央视戏曲频道。这在县级豫剧团里，并不多见。

晃着帽翅、甩着小辫，动胡子、耍扇子、挽袖子……唱腔响起，台下掌声和喝彩声不绝于耳，这是河北省邯郸市磁县陶泉乡的演出现场。台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正在演出豫剧《七品芝麻官》。

今年，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迎来演出高峰期。元旦起，平均每月演出35场，最多时每天有3场。《假婿乘龙》《程婴救孤》《唐知县放粮》等剧尤其受欢迎，每次演出，老戏迷都点名要看一位丑角的戏。

这位丑角，便是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名誉团长王艺红。

“我是冲着王艺红来看戏的，他扮的丑角很有味道”

在河南，省里有豫剧院，不少地级市也有豫剧团。县级豫剧团的观众和市场在哪里？

从《假婿乘龙》《拾女婿》《七品芝麻官》到《山姐》《三愿意》《唐知县放粮》，10多年来，偃师区豫剧团先后有10部戏登上央视戏曲频道。这在县级豫剧团里，并不多见。

这与国家一级演员王艺红密不可分。王艺红专攻豫剧牛（得草）派艺术，他在《做文章》中饰演的公子徐子元，在《拾女婿》中饰演的80岁老汉姜老眼，恰到好处、妙趣横生，很受当地百姓欢迎。

“我是冲着王艺红来看戏的，他扮的丑角很有味道！”观众说。

鲜为人知的是，以丑角成名的王艺红，是半路改行当的。

1968年4月，偃师豫剧团决定招收一批学员。两天时间里，就有上千人报名。层层筛选，不到20人被录取，其中就有王艺红。

下腰、压腿、踢腿、跑圆场……对初学者来说，练功枯燥又苦累。一段时间后，有的孩子吃不了苦，回家后不再回来。王艺红咬牙坚持，每天苦练，练就一身文武小生本领。

《穆桂英下山》中的杨宗保、《三请樊梨花》中的薛丁山、《假婿乘龙》中的知府胡进……1985年，王艺红不仅开始演主角，还担任偃师豫剧团的业务主任。1987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业务副团长。

王艺红并不满足。“那时，我演的角色效果不错，但要赢得观众的掌声很难。而我以丑行扮演《假婿乘龙》中的知府胡进，一场戏下来掌声不断。”学演丑行的想法在他的心中萌动。“学



豫剧《唐知县放粮》剧照。洛阳市偃师区豫剧团供图

王艺红（右三）为豫剧迷示范表演。常世峰摄影，版式设计：沈亦伶

好丑角，给观众带来更多欢乐，岂不更好！”很快，王艺红下定决心，学演丑行。

20世纪70年代末，由谢添导演拍摄、由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得草主演的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轰动全国。影片获得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唱词流传至今。1987年，王艺红正式拜牛得草为师，艺名“牛小草”。

“丑而不丑，丑中见美，美中取乐，乐中回味，追求艺术完美”是牛派艺术精髓。拜师后，王艺红接连排了《七品芝麻官》《三愿意》等几部大戏，豫剧团红火了起来。

“年轻演员需要鼓励，他们缺的就是推上舞台的那一把力”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戏曲观众流失，县级豫剧团的生存面临挑战。1991年，偃师文化局从豫剧团内部选任团长，王艺红“临危受命”。

“偃师区豫剧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城关关戏，我有责任把百年老团带好。”王艺红深知自己的担子有多重。

看到不少演员辞职改行，王艺红忧心如焚：“要为豫剧留住薪火。”大家集思广益，办戏校，为豫剧团培养演员。1991年10月，偃师豫剧团戏曲学校在偃师侯氏镇扒头村开学，首批招生50人。经过一年半的学习，优秀的学生可以跟豫剧团演出，边实践边学习。

豫剧团办戏校的路子走对了。当年从豫剧团戏校毕业的学生霍新霞、刘伟强、董冰峰、李昆峰，已成了团里的骨干。“我那时年龄小，喜欢唱戏，在学校里积极练功。仅一年多，就被招收到团里参加演出。”霍新霞是豫剧团戏校首批学生，至今记得团长的教导：“演戏要琢磨人物形象，要用心把每个角色演好。”

一次演出，霍新霞临时接到任务，饰演戏中的钱氏，她心里没有底。“孩子，我相信你一定能演好，你平时那么努力学习，不就是为了在舞台

上展示吗？”上场前，王艺红的一番话，给霍新霞吃了定心丸。

“年轻演员需要鼓励，他们缺的就是推上舞台的那一把力。”王艺红知道年轻演员需要什么。

在乐队中，司鼓相当于指挥，司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戏曲演出的成败。李昆峰10岁进团学戏，王艺红看他性格沉稳，让他学司鼓。现在，李昆峰担任豫剧团司鼓，已成为优秀的乐队领队。

当上团长后，王艺红自己更加刻苦训练。1994年4月，全国豫剧名丑大赛在河南新密举行。参赛者大都是省、市级豫剧团小有名气的丑角演员，最终，最年轻的王艺红获得了第六名。

2001年，王艺红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剧团名气大了，演出也更受欢迎。2006年，豫剧团接到任务，要排演一部豫剧现代戏《山姐》。当时团里正困难，演出减少，经费紧张，但全团人有同一个念头：困难再大，都要把这出戏排出来！在相关扶持资金到账之前，人人出资，短短两天就筹集到19万元。闭门排练几个月，从清晨练到天黑，每一天，大家都沉浸在创作的快乐里，没有人叫苦叫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南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山姐》一举夺得戏曲类第一名，并斩获第十九届“田汉戏剧奖”。

“在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在台下堂堂正正做人”

成名成角了，省、市级豫剧团纷纷向王艺红发出邀请，但都被王艺红婉拒了。

“偃师的父老乡亲 and 团里的同志，对我太好了！我离不开偃师，说啥也要为团里做点贡献。”王艺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94年春节，豫剧团在偃师高龙镇郭屯村演出。正月十四晚上，夜场戏结束，正当人们沉浸在梦乡时，突然刮起了大风。电线短路引燃了舞台幕布，又引燃了剧团戏箱。待到睡在舞

生动塑造援藏干部群像

王一川

胞间的关系构成了分支叙事线，使全剧故事既有主心骨又饱满多彩。

全剧中心人物是援藏大学生欧阳南。他一腔热血，具有家国情怀，在奔赴扶贫目的地的过程中遭遇雪崩，为了救助他，藏族同胞拉次献出生命。拉次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欧阳南，他怀揣感恩之情，选择到偏僻且贫瘠的强嘎村扶贫，一方面照顾拉次的母亲，同时也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共同努力，帮助强嘎村脱贫。在不断摸索中，欧阳南带领当地百姓走上了一条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经济的全面小康之路。梅雁生的变化特别有意思。他来到西藏，是为了追随恋人、援藏医生李霞，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二人最终分手。此后，李霞为人妻、为人母，又突然离世，这一切给梅雁生以精神上的打击，同时也促使他反思。观众看到，他与想象中的李霞一次次对话，一次次心灵碰撞，发誓要完成

李霞建立扶贫基金的遗愿。复调式对话的设置，推动了梅雁生心灵的淬炼和人格的升华。如果说欧阳南是理想型人物，符合全剧理想主义的精神主旨；梅雁生则属于现实型人物，能够激发观众的理解和共情。

马如云和李霞的婚礼结束，藏族姑娘卓玛对欧阳南坦陈内心，她不理解欧阳南等人为什么选择远离故土和亲人，来到西藏。欧阳南告诉卓玛，来这样艰苦地方的目的，不是为了镀金后回去混得更好，而是为了帮助藏族兄弟姐妹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对话，高度凝练表达了主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一代代援藏干部，就像不畏酷暑寒风的雪莲花扎根雪域高原，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谱写了奋斗赞歌。

剧中优美的画面反复出现，配乐、主题曲等恰如其分地烘托剧情、塑造人物。当然，该剧还可以更加完善，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

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火势已无法控制。剧团人员和当地村民纷纷赶来救火，而这时，舞台已被烧去大半。

得知此事，当地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很快，团里收到财政拨款20万元，仅10天时间，就购置了新戏装和演出设备。正月二十五，豫剧团的锣鼓声在乡间舞台响起。

“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了豫剧团重生的机会，我们铭记在心，一直努力用精彩的演出回报社会。”王艺红说。

现在，偃师区豫剧团有60名职工，其中有30名演员、15名乐队成员、15名舞美成员。现任团长李昆峰算了一笔账，全团上下每年需要450万元收入才能维持运转。“只有多演出，团里的收入才能增加，演员的工资才有保证。”不再担任团长的王艺红，心里放不下豫剧团。谢绝了外地的高薪聘请，他要和全团一起往前走。

如今已成为偃师区豫剧团党支部书记的霍新霞难以忘记，2015年12月，第九届河南省戏曲红梅奖大赛举行，团长王艺红甘当绿叶，在他的帮助下，霍新霞获得大赛银奖。

“在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在台下堂堂正正做人。”在豫剧团党支部书记王书利看来，王艺红的带动，让全团上下亲如一家。

“我从电视上看过偃师豫剧团的演出，觉得这个团演员配合得好，演出水平高。”现任副团长王宁2003年毕业后放弃回新安老家老家的机会，来到团里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她觉得：“团里的风气很正，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豫剧团现有10余位男演员和10余位女演员，形象好、嗓子也好。此外，王艺红还收了多位弟子。“我们是偃师百姓的豫剧团，要一直为百姓多演戏、演好戏！”谈及豫剧团的未来，王艺红信心满满。

编辑手记

戏曲之盛 关键在人

王瑀

偃师区豫剧团是前段时间去河南调研时发现的典型。王艺红的故事让我们动容。

一位青年演员向我分享了这样一个细节：剧团在河南滑县大吕庄村演豫剧《山姐》时，几位老人从相隔很远的村子赶来看戏。他们说：“宁可今天腿跑肿，也要来看王艺红！”在他们心中，偃师区豫剧团的戏“听着可得劲儿”。

戏曲是“角儿”的艺术，“角儿”可谓是戏曲的重要资源。毫无疑问，王艺红的名字已经与偃师区豫剧团紧紧连在一起，成为金字招牌。一个好演员带动一个剧团的发展，一个剧团的成长又助推一个地方剧种的繁荣。发挥“角儿”的集聚效应，让名家、剧目、院团形成有向心力、有生命力的良性循环，对基层戏曲院团的发展颇具启示意义。

戏曲之盛，关键在人。多年下乡演出，行走在观众中，听得到掌声、看得见反馈，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了解他们想看什么，掌握着真正的“流量密码”。豫剧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离不开王艺红这样的戏曲人的不懈付出。带动一个团，培养一批人，倾注一片心，奉献一辈子。作为戏曲名家，王艺红热爱豫剧艺术，真心热爱，有一种坚守的定力。

好戏贴地而行，小剧团拥有了百姓的大舞台；演中磨戏、戏里出人，涵养着大剧种的真功夫。当更多名角名家“赋能”基层院团，基层院团也将有望培养出更多名角名家。这是一个剧种乃至戏曲生生不息的底气和活力。

个别人物和场面的年代感不够明显。瑕不掩瑜，电视剧《雪莲花盛开的地方》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在乡村振兴题材、边疆题材、援藏题材的电视剧创作方面，做出了可贵探索。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因为电视剧《雪莲花盛开的地方》剧照。河南广播电视台供图



32集电视剧《雪莲花盛开的地方》以一个小山村的巨变，描绘西藏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生动塑造了广大援藏干部的英雄群像，反映了雪域高原的儿女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

让叙事服从于写人，以写人引导叙事，是这部剧的美学特征。全剧设置一主多分的叙事线索。主叙事重在凸显以马如云、欧阳南为代表的三代援藏干部的精神传承，展现新一代西藏建设者的精神面貌。援藏干部与藏族同